

# “A+adj+B+一点儿”句子接受度调查研究

郑云骢

(四川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 “A+adj+B+一点儿”作为一个表示比较意义的句子，当句中成分发生变化时，其接受度也会有较大的差异与变化。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的方法，探索数据结论与既有理论间矛盾的产生原因，同时对于相符合的结论进行原因分析与说明，旨在发现“A+adj+B+一点儿”句子接受度差异存在的原因，并进一步验证形容词在该句子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 一点儿；接受度；形容词的影响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9.1794

## 一、选题缘由

生活中，我们偶尔会听见“我高你一点儿”这样没有出现“比”但仍然表达了比较意义的句子。类似的表达还有“他高一点儿”、“我聪明一点儿”等，虽然句中并没有直接出现对比的B事物，但我们仍然能够判断出它表示比较意义。

这两类句子中，后者使用频率较高、接受度较高，也有较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然而，前者的使用频率与接受度相比起来都较低。我们以“他高一点儿”、“我美一点儿”为例进行的简单调查，发现两个句子虽为同一结构，但接受度却不同，于是又接连提出另外一些“A+adj+B+一点儿”结构的句子，得到的答案也非常不一。所以，该句型对于母语者来说，接受度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我们顺着这样的思路，围绕A、B所作成分的不同设计出了17个问题，寻找它们与句子接受度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每个句子在接受度问题上都存在着差异，但同时也反映出了该差异产生的原因不仅为A、B所作成分不同，可能还与音节、形容词等有关。

## 二、文献综述

“一点儿”作为一个表示不定数量的量词，经常作为形容词的后缀成分，使用频率较高，也有大量的相关研究。例如“对比‘一点儿’和‘有点儿’”、“对比‘adj+一点儿’和‘adj+了+一点儿’”等。且近年来，探讨这类问题的学者逐渐增多，如武玥《“有点儿”和“一点儿”的对比考察及对外汉语教学策略》（2015）便通过对比研究探讨对外汉语教学的方法。

除去这类对比分析的文章，学界也探讨过类似“adj+一点儿”的语法问题。如涛亚《祈使句中“形容词+一点儿”与动词的搭配》（2007）便比较了“adj+一点儿+v”和“v+adj+一点儿”两种不同的用法。李林珈《“V+A+（一）点儿！”与“A+V+（一）点儿！”的语义内涵探析》（2014）则直接将这一小点内容作为论文选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但是，他们都选择加入了v进行分析。同时，其分析中也没有比较含义存在。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论文研究“A+adj+B+一点儿”这一结构，使其成为一个接受度不一、没有给出过相关结论的句型。

再回到问卷调查的结果，A、B类型与句型的相关度几乎没有研究；音节上则基本遵循汉语双音节词居多的搭配习惯；而针对形容词来看，有少量学者给出过一些结论：吕叔湘（1980）较早指出了“v+adj+一点儿”作为祈使句的用法，袁毓林（1993）针对“adj+一点儿”构成的祈使句式作了补充，指出该句式对于adj有一定的要求。陆俭民（2003）进一步补充，提出adj除了多为褒义词，还大多都是可控的。

在此之后，近年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该问题，如虞佳《“一点儿”与各类词的搭配及留学生的偏误分析》（2014）便说明了“adj+一点儿”结构中，adj有着一定的限制。指出一般而言，性质形容词高于状态形容词，且大多为褒义词或中性词，并肯定了陆俭民先生提出的“adj具有可控性”的观点。

不过总的来说，目前对“A+adj+B+一点儿”结构的研究还非常少，现有的结论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参考。本文拟通过对该结构中，A、B所作成分、音节、形容词三方面进行分析，寻

找造成该句型接受度不同的原因。

## 三、调查问卷的设计原因

在对预调查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和相关文献的研读时，我们已经发现该句型在接受度上的差异与A、B所作成分、音节、形容词三点有关，并由此出发，重新设置了20个句子，全面包括了这三大因素：将A、B所作成分分为了“n、人名、定语+n、单数人称代词（代一般名词）、指示代词（代一般名词）、指示代词（代处所名词）、v”七大类；同时进行了形容词的设计，将其划分为“褒义/中性/贬义”、“可控/不可控”、“性质/状态形容词”三个要素；并归纳形容词与前后A、B两个成分在音节上是否对称（均为单音节或均为双音节）。被调查者围绕这些句子分别选择“接受”、“不太接受”、“不接受”。如下表：

例句	A、B类型	形容词			音节
		要素1	要素2	要素3	
橡皮便宜钢笔一点儿。	n	中性	可控	性质形容词	对称
女孩温柔男孩一点儿。		褒义	可控	性质形容词	对称
珍妮漂亮珊珊一点儿。	人名	褒义	不可控	性质形容词	对称
小明懒小天一点儿。		贬义	可控	性质形容词	不对称
山本大康康一点儿。		中性	不可控	性质形容词	不对称
这张床窄那张床一点儿。	定语+n	中性	不可控	性质形容词	不对称
这张纸雪白那张纸一点儿。		褒义	不可控	状态形容词	不对称
那人无耻这人一点儿。		贬义	可控	性质形容词	对称
小红的脸圆小明的一点儿。		中性	不可控	性质形容词	不对称
我胖你一点儿。	单数人称代词（代一般名词）	中性	可控	性质形容词	对称
他大方我一点儿。		褒义	可控	性质形容词	不对称
我美她一点儿。		褒义	不可控	性质形容词	对称
我聪明她一点儿。		褒义	不可控	性质形容词	不对称
他站得笔直我一点儿。	指示代词（代一般名词）	中性	不可控	状态形容词	不对称
那个贵这个一点儿。		中性	可控	性质形容词	不对称
这个丑那个一点儿。	指示代词（代处所名词）	贬义	不可控	性质形容词	不对称
这里远那里一点儿。		中性	不可控	性质形容词	不对称
这里热闹那里一点儿。	v	中性	不可控	性质形容词	对称
写作难阅读一点儿。		中性	不可控	性质形容词	不对称
跑步累游泳一点儿。		中性	不可控	性质形容词	不对称

## 四、数据描写

本次关于“A+adj+B+一点儿”句子的接受度的调查问卷共收到105份有效回答。为了方便进行数据描写，以下将按照前期的分类设想对各个可能对句子接受度产生差异的语言点分别作出相应的数据描写，并在最后对这些数据作出统筹。

### （一）A、B所作成分

A、B所作成分是对句子接受度差异产生原因的一个猜测与尝试，但从问卷数据结果来看，这一点和接受度产生差异的联系不大。

在相同类型中，接受度没有达到一个较为平均的数值，而

大多存在跨度大、相差大的情况。如A、B为人名这一分类中，“珍妮漂亮珊珊一点”和“山本大康康一点”前者的接受度只有43.81%，后者接受度却有68.57%。更为明显的还有A、B为单数人称代词这一分类中，“他站得笔直我一点儿”的接受度只有34.29%，“他高我一点儿”的接受度则达到了82.86%。同一分类间的较大差异证明了前期设想的A、B所作成分可能并不是对句子接受度产生差异的原因。

并且，各分类之间接受度的平均值差异也不大，这便能够进一步证明A、B所作成分对句子接受度差异影响较小。

### (二) 形容词的褒贬性

adj的褒贬性会对句子接受度产生差异这一点，此前已有袁毓林(1993)、陆俭民(2003)、虞佳(2014)等多位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该结构中的adj大多为褒义词或中性词。

然而从数据中可以看出，adj为褒义词时，平均接受度达43.62%；adj为中性词时，平均接受度达56.43%；adj为贬义词时，平均接受度达41.27%。即adj为中性词时接受度相对较高，为褒义词或贬义词时接受度只相差了2.35%，这与此前学者得出的adj为褒义词或中性词时接受度较高的结论产生了矛盾。

### (三) 形容词的可控性

通过前面数据的描写，我们可以发现，“他高我一点儿”和“那个贵这个一点儿”两个句子无论放在哪个分类中，接受度都高了很多。所以，在后面数据的计算与描写暂时排除开这两个句子。

由统计结果来看，当adj为可控形容词，平均接受度达46.10%；当adj为不可控形容词时，平均接受度达48.42%。同形容词褒贬一样，不同的类别下，其接受度差异非常低，仅相差了2.32%。这同样与之前学者的研究结论产生了矛盾。

陆俭民(2003)首次提出在“adj+一点儿”这一结构中，adj大多都是可控的。虞佳(2014)对这一观点作出了肯定：“进入‘adj+一点儿’的形容词都是具有可控性的，如‘多、大、含蓄、温柔、勇敢、便宜’等词。但是像‘雪白、笔直、通红’等词就是不可控的”。这一阐释并不十分合理，其在列举不可控的词语时，提到的“雪白、笔直、通红”三个词，虽都不可控，但却又都是状态形容词。如此划分，我们难以肯定到底是哪个因素在起作用。

### (四) 性质形容词与状态形容词

在20个句子中，接受度最低(分别为34.29%与35.24%)的两个句子，adj恰好就是我们设计问卷时选取的两个状态形容词。所以，在“A+adj+B+一点儿”这一句子中，当adj为性质形容词时，其接受度高于adj为状态形容词时。这一观点同虞佳(2014)提出的观点一致。

### (五) 音节的对称

经计算，当音节对称时，相关句子的平均接受度为46.10%；当音节不对称时，相关句子的平均接受度为47.19%。二者仅相差1.09%，这进一步说明了音节的对称与否与该句子接受度差异间的关联性不强。

## 五、数据分析

从数据描述的结果来看，“A+adj+B+一点儿”句子接受度产生差异的原因主要与adj直接相关，而与该句子中的其他语言成分关系不大。较为肯定的是adj为性质形容词或状态形容词与句子接受度差异间的关系较大。然而，数据也显示出了与前者研究的两点矛盾：其一，adj[+中性]接受度较高；adj[+褒义，+贬义]时接受度较低。这与“adj[+褒义，+中性]接受度较高；adj[+贬义]时接受度较低”的观点产生了矛盾；再次，不管adj是否可控，句子的接受度都是相似的，这与“adj具有可控性”的观点产生了矛盾。

由此，本文将再次对这一句子结构进行探讨，并重点针对以上三个数据结论进行分析。

### (一) “A+adj+B+一点儿”句子结构分析

我们可以把“A+adj+B+一点儿”这一句子看作是“A+B+adj+一点儿”的缩略形式，也就是一种简化后的句子结构。两个句子间的差异在于缩略后的句子省去了“比”字，将adj插入到A、B中间，默认对这两个事物进行了比较。其实，这一句子对应了句型“A+B+adj+数量短语”，此处的“数量短语”并没有要求限制，它既可以是有限的，也可以是不定的。例如：

①苹果比西瓜便宜5块钱。(“5块钱”——有限)

②苹果比西瓜便宜一点儿。(“一点儿”——不定)

所以，“A+adj+B+一点儿”在缩略的基础上，只选择了“不定”这一情况，并且还只选择了不定中的“一点儿”这一词。吕叔湘(1999)指出“一点儿”属于数量词，表示不定的、少的数量，是一种差额。如果我们要定义放入比较结构中的“一点儿”，大体可以表示为被比较的两个事物间的差异程度很低。例如：

①二班的成绩差一班一点儿。

②哥哥高小明一点儿。

两个句子都用了“一点儿”，分别作“差”和“高”的补语。前句表示二班的成绩比一班差，但前提为一班和二班的成绩相差不多。后句同理。

(二) adj为性质形容词或状态形容词时造成接受度差异的原因

在数据结论中，我们可以基本肯定，当adj为性质形容词时，其接受度高于状态形容词。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作如下分析：

程度副词在修饰形容词时，针对性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的不同，其要求也不相同。性质形容词大多都能受到程度副词的修饰，因为它们在程度上存在着差异，有着一个隐藏的可变项。如“高”，可以是高1米，也可以是高100米。1米、100米便表示了程度。然而，状态形容词通常表示是主观评价，其本身已经带有对程度进行了加深。如“雪白”指“像雪一样白”，已经表达了非常白这一程度。再如“绿油油”、“黄灿灿”这类词，都极具描述性，是一种生动形式所体现的状态。我们只有在描述某些非常绿(浓绿而润泽的样子)、非常黄(有黄金般颜色)的事物时才会用到这一类词语。

并且“一点儿”作为数量短语也是表示程度的，与程度副词有着相似之处。所以与adj搭配时，同样是程度上存在着差异的词(如性质形容词)能够与其搭配，而已经带有某种程度意义的词(如状态形容词)便不常与其搭配。例如：

①高一点儿 快乐一点儿 漂亮一点儿

②\*雪白一点儿 白花花一点儿 黑不溜秋一点儿

### (三) adj的褒贬对句子的接受度差异影响较小的原因

探讨adj的褒贬，实则就是探讨adj的色彩义对句子的接受度差异影响较小的原因。本文的关键则在于中性义adj与褒贬义adj的区别。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性形容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客观性较强。相较于褒、贬义词来说，其进入句子后对事物的评价往往是不存在个人主观意志差异的。我们可以用以下句子作比较：

①女孩温柔男孩一点儿。(褒义)

②我聪明她一点儿。(褒义)

③橡皮便宜钢笔一点儿。(中性)

④我胖你一点儿。(中性)

⑤小明懒小天一点儿。(贬义)

⑥那人无耻这人一点儿。(贬义)

先看包含中性形容词的两个句子：句③中，橡皮擦和钢笔的价格都是固定的；句④中，“我”和“你”的体重也都是客观的，不受人的主观意志影响。在此基础上，任何人比较的结果都是相同的，所以接受度也都相对较高。

再看包含褒、贬义词的四个句子：虽然色彩义不同，但它们都受到了比较者自身的主观感受影响。如“女孩温柔男孩一

点儿”，若不改变被比较对象“女孩”、“男孩”，而更换比较者，受其自身经历、感受、思维等影响，也可能说出“男孩温柔女孩一点儿”这一句子。“聪明”、“懒”、“无耻”等词也都是一样的道理。受到主观性的影响，不同的人比较的结果可能都不相同，接受度也就相对较低了。

且随着社会发展与人们态度的转变，一些词语的色彩也发生了变化，呈现出渐变性、伴随性和褒义化。如“胖”、“重”以往为褒义词，现在演化为了中性词，所以其接受度也会随着色彩义的变化而变化。

(四) adj的可控性对句子的接受度差异影响较小的原因

根据袁毓林(1993)和陆俭民(2003)的研究，可控形容词指形容词所表现的性状，人是可以控制的，如“温柔、谦虚、大方”；而不可控形容词指的是形容词所表现的性状，人是不可以控制的，如“远、高尚、难、伟大”。且[+可控]是该结构中adj的必备条件。然而这与本文的数据结论发生冲突。

要探讨该问题，可以先看一个较为简单的假设：

在比较两个事物时，表示数量少而不确定，可以用有定数量短语来说明，也可以用不定数量词“一点儿”来说明。如：

①家门前的柏树比梧桐树高一米。

②家门前的柏树比梧桐树高一点儿。

我们设置柏树和梧桐树都很高为前提，且假定柏树比梧桐树高一米是事实，这当中，“高”是不可控的，人们不能通过主观意志来改变树的高度。但是只有在测量后我们才会用更准确的有定数量词“一米”，说出句①，在没有测量条件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只会用不定数量词“一点儿”，说出句②。

这一类既可以用有定数量短语、又可以用不定数量词或短语作补语的形容词，与别的形容词之间存在着差异：比如可控形容词中的“温柔”、“谦虚”，与语义连接最直接，因而也就最明显，属于强可控形容词。但是，如果是两个温柔的人，我们可以说“A比B温柔一点儿”，但是并不能说出这其中代表的差额，因为这一类形容词不同于“高”、“胖”等，它们找不到具体化的数量短语来说明自身的程度。

再如不可控形容词中的“伟大”、“难”等词，我们同样不能用有定数量短语来说明和比较。即“A比B伟大一点儿”、“A比B伟大多了”这样的比较都没有问题，但是“伟大一点儿”是伟大多少，“伟大多了”是多多少，我们无法说出其准确差异的量。

由此看来，可控形容词和不可控形容词在与“一点儿”进行搭配时，他们之间差异的划分是不够明确，也不够明显的。这或许便是造成可控与不可控形容词分别进入“A+adj+B+一点儿”结构后，二者之间接受度差异并不大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2] 陆俭明.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3] 涛亚, 祈使句中“形容词+一点儿”与动词的搭配[J]. 首都外语论坛, 2007(01).

作者简介:

郑云聪(2000—), 女, 四川雅安人,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 世界文学、语言学。

(上接第3165页)

的知识积累和提高初中英语语法知识学习的效率，促进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达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学习效果最大化。再者，教师在微课视频的选取过程当中，可以秉持趣味性、启发性和教育性的原则。选取一些趣味性的微课视频，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保证学生能够投入到其中；选取启发性的微课视频，可以尊重学生的主体位置，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应用语法知识；具有权威教育性的微课视频，可以帮助学生拓宽视野，学习到更多的语法知识，丰富学生的语法知识积累。

#### 四、知识网络，巩固知识

由于语法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需要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总结自己以学到的知识和增添新学到的知识，形成完善的知识网络，帮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内容进行及时的查漏补缺，还可以巩固学生的语法知识，提高学生帮助学生树立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比如，教师在教学中英语语法知识一段时间之后，要引导学生对语法知识进行积累和完善。比如，列语法知识大纲可以包括，词类（名词n.、形容词adj.、代词pron.、数词num.、冠词art.、动词v.、副词adj.、介词prep.、连词conj.、感叹词interj.；）句子成分（主语subject、谓语verb、宾语object、定语、状语、表语predicate、宾语补足语）；构词法（合成法、派生法和转换法）。接着，随着学生

知识的不断丰富，再对知识网络加以完善和更新。久而久之，通过学生对自己语法知识形成完善的知识网络，可以帮助学生能够灵活地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进行实践的应用，又可以帮助学生总结的过程当中，又一次的复习已获得的知识，对自己的学习效果查漏补缺，促进学生树立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也帮助学生能够在知识网络的帮助下，培养英语思维，锻炼逻辑能力和总结能力。这样的教学方式，除了能够让学生获得良好的初中英语知识学习体验，又能够促进学生的全方面发展，成为符合时代要求的能力型人才。

总而言之，在探索初中英语语法教学的教学模式的过程当中，需要每一位初中英语教师不断借鉴先进的教学思想，完善自己的教学理念，制定科学、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计划，引导学生明确英语语法学习的方向，并创新自己的教学模式和英语语法知识呈现的方式，为学生英语语法学习带来新鲜感，并以此维持学生进行英语语法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促进学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提高自己的英语语法积累。

参考文献

[1] 梁海舟. 微课在初中英语语法教学中的应用探究[J]. 教育天地, 2020, 2(8)

[2] 陈雅丽. 基于主题语境的初中英语语法教学实践[J]. 英语广场, 2020(30): 131-133.